

滴血貔貅

【貔貅：相传为凶猛瑞兽，一心护主，有镇宅辟邪之作用，且以财为食，纳四方之财。

我性随风◎著

赌玉，天堂与地狱只在一刀之间。
疯狂的游戏，触怒了神兽貔貅。



数十万玉石爱好者强力推荐！

一本关于赌石识玉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晶
迷離閣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滴血貔貅

【貔貅：相传为凶猛瑞兽，一心护主，有镇宅辟邪之作用，且以财为食，纳四方之财。】

我性随风◎著

赌玉，天堂与地狱只在一刀之间。
疯狂的游戏，触怒了神兽貔貅。



数十万玉石爱好者强力推荐！
一本关于赌石识玉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还离阁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滴血貔貅/我性随风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5396-3346-6

I. 滴… II. 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0578 号

滴血貔貅

我性随风 著

责任编辑: 岑 杰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00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3346-6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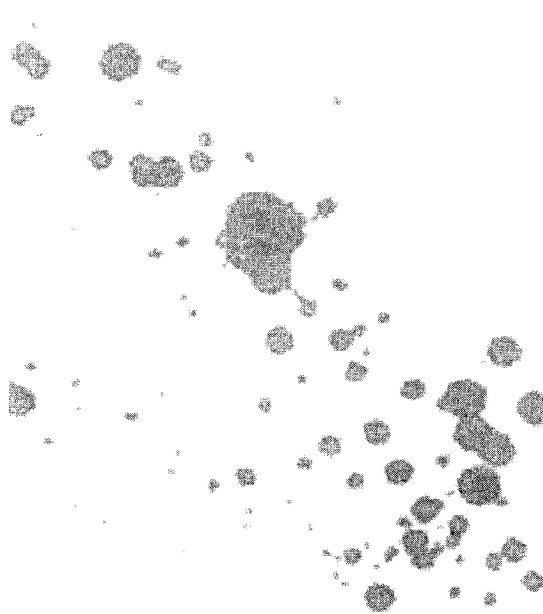
| | |
|-------------|-----|
| 楔子 财兽 | 001 |
| 第一章 死者的寻呼 | 005 |
| 第二章 赌在石头上的命 | 019 |
| 第三章 危机下的选择 | 033 |
| 第四章 想不到的人才 | 049 |
| 第五章 谋生的可怕 | 063 |
| 第六章 有钱的学问 | 079 |
| 第七章 神秘主义的好处 | 093 |
| 第八章 出处的讲究 | 107 |
| 第九章 赌绿的学问 | 121 |
| 第十章 擦垮的石头 | 137 |

| | | |
|------|----------|-----|
| 第十一章 | 天价亮红翡 | 151 |
| 第十二章 | 胜利中的阴影 | 165 |
| 第十三章 | 狗屎地子出高绿 | 181 |
| 第十四章 | 复杂的同行之道 | 195 |
| 第十五章 | 好事坏事一样多 | 209 |
| 第十六章 | 飞龙在天的奇迹 | 223 |
| 第十七章 | 寻找传说中的貔貅 | 239 |
| 第十八章 | 兄弟间的分歧 | 253 |
| 第十九章 | 秘密中的秘密 | 267 |
| 第二十章 | 没有结局的结局 | 279 |
| | 尾声 | 301 |



楔子 财 兽

当它醒来时，它肚子里的这笔财富将会震惊世人，但不是现在。



1960年，中缅边境。

夜色下，一道道奇异的光在空中交织，不断闪动的光芒令漫天星辰为之失色。子弹的呼啸和剧烈的爆炸声提醒着人们，这并不是什么奇妙的自然景观，而是一场激烈的战争。

在缅甸国防军的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9师在中缅边境对逃窜至此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展开了歼灭战。

“老三，老三，你他妈死了没？”

“呸，叫你娘的魂，老子没死呢！”

弹坑内的硝烟还未散尽，边上松动的浮土里爬出两个人影，跌跌撞撞地冲入一旁的树林。

“你要死了，小桃红就归俺一个人了。”一棵歪脖子树旁，一个人影正奋力挖着什么。一个沙哑的嗓音略带懊恼道，“就冲那大屁股，少说也能给俺生上十个八个娃。”

“你就这点出息！逮到那东西，春满楼的头牌姑娘都是咱哥儿俩的。”另一个低沉的嗓音道，“赶紧拿上家伙，别误了时辰，老子可不想再等十年。”

金属碰撞声中，两个人抱起一堆东西慢慢向树林深处挪动。

“你说，国军和共军谁会赢？”沙哑嗓音像想起了什么，喘息着问道。

“管他娘谁赢……你他妈还穿着那身老虎皮做什么？”低沉嗓音骂道，“快脱了，这玩意儿杀气重，要是惊跑了那东西……”

一阵激烈的炮火吞没了两人的语声，火光照亮了树林，某棵树边，散落着两套残破的国民党军服。

树林尽头满是一人高的荒草，草影晃动中两人鬼魅般的曲折穿行着，并不时停下分辨着方位。在拐过第13个弯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山坡自草丛间兀然突起。

两人手脚并用地爬上坡顶，自另一侧翻滚下坡，头晕眼花之后，眼前的黑暗中竟出现了一张骇人的巨口。

“是这儿了。”低沉嗓音指了指眼前的巨口，“按老巴勒说的，从谷口进去，见弯靠左，有石堆的直走。”说着，迈腿就往巨口里走去。

“那东西真在谷里？”沙哑嗓音掂了掂身上的包袱，跟上道，“上千年了，



滴血貔貅

不死也该跑了吧？”

“呸，不在谷里老子拉你来做什么？混在国军队伍里找死啊？”低沉嗓音不快道，“老子手里那玩艺儿就是它吐出来的，信不过老子，你还信不过自己那点吃饭本事？”

沙哑嗓音住了嘴，算是默认了，两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黎明将至，凄厉的呼声却比曙光先一步划破了那层最浓重的黑暗。

渐亮的天色在谷内映照出一个疯狂的身影，他不断呼号着，死命摇晃着浑身肿胀早已僵硬的同伴，任由他口鼻间不断渗出的暗紫色血液染满衣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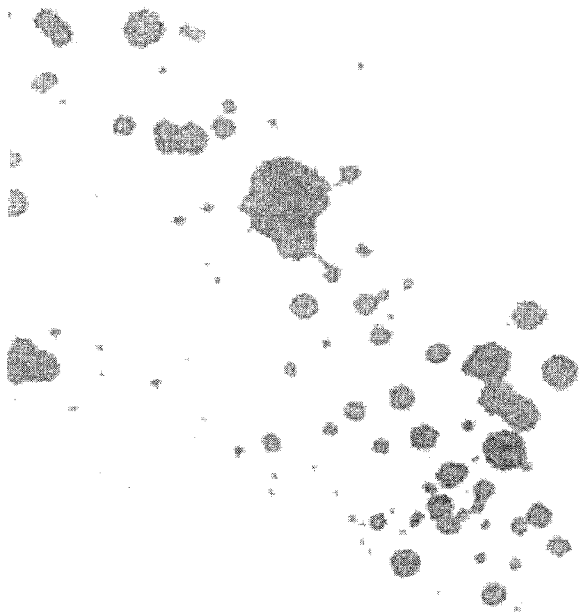
在距他不到十步的地方，山谷走势赫然下沉，刀削的岩壁围出了奇异的谷中谷。血般的朝阳下，一个巨大而凶猛的身影在深谷中若隐若现。

山风卷过，谷中响起一阵低沉而浑浊的喘息声……



第一章 死者的寻呼

时候可以赶，但并不是必须的，因为
有时候，它会变得很麻烦。



嘀嘀嘀，茶几上的摩托罗拉 BP 机再次聒噪起来，解飞看了一眼，很不耐烦地按了一下。

这是今天的第几个传呼？12 还是 13？

解飞没兴趣去考证这个，只要显示屏上出现的号码不是他想要的那个，就算再响上 100 次，他也照样不会搭理。

对于 90 年代的青年人来说，BP 机绝对是个时髦的玩艺儿，每当这东西在解飞腰间作响的时候，车间里那几个哥儿们总会羡慕地瞥上那么一两眼。当然，还包括那两个新来的女实习生。

其实解飞并不是个喜欢赶时髦的主，而就他那点工资，要揣上这么个东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趣的是，这么个时髦玩艺儿却是他家那个古板的老爷子去年送给他的，这也是解飞别着这东西时浑身不自在的原因之一。

更让解飞头疼的是，传呼他最频繁的还是他家那个古板的老爷子——解应龙。

“有没有搞错，往死里 CALL 我，他当这是 90 年代高科技紧箍咒？”解飞曾经如是抱怨道。

而他现在所期待的那个号码恰恰正是父亲解应龙的，打从记事起，解飞还是第一次如此紧张父亲。

笃笃，门被急促地敲响，席地而坐的解飞条件反射似的弹了起来，拧开了门，可当他看清门外那人的模样时，又闷头坐回了地上。

敲门的是个精瘦小伙，叫马寥，两人从小都是没妈的孩子，都跟着父亲过活，走得自然就近些。马寥和解飞打小一起读书一起调皮捣蛋，工作后又分在了同一个车间。

按他的说法，他是解飞最铁的死党。

“飞哥，兄弟们 CALL 了 N 遍你都不回。龙叔还没消息？”马寥说话快，跟冲锋枪似的，可当他看到屋里的情形时，冲锋枪就卡壳了，“我靠……你家这是遭贼了？”

客厅的地上散乱地丢弃着各种杂志和报纸，组合柜已经被大卸八块，衣柜也只剩下了木板，衣物丢得到处都是，甚至连床板都被掀了起来。

“晚上回来就这样了。”解飞低低地哼了一声，随手点了一支白沙烟，眼



睛依旧盯着茶几上的 BP 机。

“丢什么……没……”马寥话刚出口，便瞥见客厅中那个空无一物的装饰架，下巴顿时险些脱臼，“靠！老爷子那些宝贝疙瘩……飞哥……”

这个老旧得有些斑驳的装饰架他再熟悉不过了，那上面总是摆放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石块，是解应龙一直把玩的收藏品。小时候他和解飞曾拿了一块砸核桃，结果解飞的屁股足足肿了一个星期。

从那时起他就知道，这些不起眼的石块几乎就是解应龙的命根子。

“人重要还是石头重要？”解飞并没有抬头，声音低沉得有些可怕，“你爸那儿有消息没？”

“保卫科人手不够，连扫地的老程头都帮着去找了。”马寥咽了口唾沫道，“我老爸给派出所那边递了两条红万，差不多快搞定了。”

“我跟老爷子赌气，早上故意拿了一块，想不到倒成了唯一剩下的一块。”解飞狠狠地捻灭烟头，从兜里掏出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石头，“老爷子失踪，石头也失踪，看样子还是你爸说到点子上了。”

解应龙是两天前失踪的，确切地说，应该是 47 个小时前。

年近退休的解应龙是江山机械厂采购科科长，平常解应龙总是一早五点半出门，到厂区的后山练拳，六点到食堂买一壶豆浆和六根油条，然后回家把赖在床上的解飞拽起来吃早餐。

事发当日，解应龙像往常一样准点出门，但解飞却是被上班的号声吵醒的，厨房的桌上也没有摆着油条和豆浆。起初解飞并没有感到奇怪，因为前一晚父子俩因为意见不合吵了一架，没准老爷子赌气故意不叫他起床，也不给早饭吃。既然要赌气，那就索性赌到底，解飞临上班前把父亲最喜爱的一块石头揣进了口袋。

等老爷子回家发现少一块，看他急不急，当时的解飞还略有些得意。

到了中午，采购科老刘急冲冲地跑来找解飞，说是解应龙没来上班，而今天又是他安排好出车采购的。这下解飞感觉有点不对劲了，不要说无故缺勤，老爷子平常上班都是提前半小时到的。

家里、厂区、厂医务室，解飞和老刘把所有能找的地方全都跑了个遍，可连解应龙的影子都没见着。

“后山！”解飞一拍大腿，一溜小跑奔去后山。闻讯赶来的马寥拽着老刘，

气喘吁吁地跟着跑。

也许老爷子在后山打拳扭伤了腰或是脚，解飞一边跑一边宽慰自己。

可事情就是这么不遂人愿，在被称作“后山”的小土丘上，解飞他们发现了一摊新鲜的血迹。博览港台录像的马寥立刻激动地断定这是一起绑架案，马不停蹄地跑回厂保卫科，把他那个科长老爸连拖带拽地请到了后山。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保卫科长马德林不愧是个退伍侦察兵，上来弄清情况之后，沿着血迹很快便发现了几处疑似搏斗的痕迹，接着在不远处的石缝中发现了一颗扯落的纽扣，经解飞分辨后证实与解应龙外套上的纽扣一致。

回到厂保卫科，马德林立刻给派出所挂了个电话，但派出所表示依照现有情况无法立案，而且失踪案件只能等到48小时之后才能立案出警。

“老解是个不喜欢多事的人，肯定不会招惹什么不良团伙。”马德林的口径倒是和马寥很一致，“按现场的情况来看，基本可以断定是被人袭击然后强行挟持离开的，也就是绑架。”

就在马德林挂上电话没多久的工夫，保卫科的电话响了起来，是老刘打来的，说是采购科那辆专配的面包车不见了，而这辆车的钥匙只有解应龙和老刘才有。

事情就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如果解应龙真的是被人绑架了，那么对方为什么要冒险盗走采购科的面包车？照马德林的说法，这样是最容易暴露目标的做法。

难道是因为有特殊的运输需要？

分析到这儿，马德林又提醒解飞，最近解应龙有没有买入什么特别的东西或是收藏了什么值钱的物品，因为这些都可能会是导致此类事件发生。

可解飞却并没有想到什么，这一年他们家连个杯子都没有添过。

“你家老爷子只对石头有兴趣。”马寥盯着解飞手上那块石头，“现在石头都不见了，飞哥，会不会是有人想要你家这些石头。”

解飞点点头，突然愣了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起身扒下身上的工作服，从凌乱的衣服堆里翻出一套牛仔衣裤换上，又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军警靴。

“又偷石头又绑人，有必要这么麻烦吗？”解飞抓过BP机，又往后腰掖了样东西，不由分说地拉着马寥往外就走，“带上电筒，陪我再去车库看看。”

马寥也不多问，在鞋柜上拿了电筒，跟着解飞跑下了楼。他太了解这个哥



儿们了，只有在解飞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时，才会出现这种说干就干的情况。

江山机械厂的生活区毗邻着厂区，两人小跑着来到厂区门口。这会儿是晚上八点多，按厂规，非工作时间的职工是不准随意出入厂区的，两人在暗处等了一会儿，趁着门卫倒水的机会偷偷溜进了厂区。

除了上中班的生产车间，其余地方都已是一片漆黑，解飞带着马寥熟门熟路地拐了几个弯，在厂内车库门前的一侧停下了脚步。解飞拿过电筒，在几处落有油渍的地方仔细照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一旁的马寥则四处观望着，一副把风的模样。

没过多久，解飞在一摊油渍旁蹲下了身子，伸手拣起一个烟头仔细照了照，不由得歪嘴一笑。

“飞哥，怎么样？”马寥瞥见这个熟悉表情，知道解飞一定有所发现，连忙闪了过来。

“凤凰牌，奶油香型。”解飞嗅了嗅烟头，递给马寥，“车是老爷子自己开走的。”

这种奶油香型的凤凰牌香烟是上海卷烟厂的品种，全厂也只有解应龙才喜欢抽这种掺了香精的烟。对于父亲的习惯，解飞还是十分了解的，解应龙在每次出车之前，都会先吸一支烟，然后在车门上摁灭，丢掉烟头，开车。

烟头上带着浓重的焦油味，已有十年烟龄的解飞完全可以断定这个烟头肯定是父亲在失踪的那天丢下的。

“采购科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出过车，这车库边上的卫生又是咱们团员三天做一次的。”马寥也来了劲儿，“烟头肯定是龙叔丢的，不对啊，龙叔开车前还能抽烟，该不是……”

“老爷子在后山上和人干了一架，提早进厂开走了面包车。”解飞的表情又凝重了起来，“也就是说，他不是被绑架了，而是在躲什么人。”

说这番话的时候，解飞声音异常的低沉，衬着周围阴暗的环境，显得有些恐怖，马寥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石头、老爷子、玩失踪……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解飞叹了口气，“马寥，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每天晚上都会被禁闭两小时吗？”

马寥连着点头，这事儿他记得很清楚，从两人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马寥就只能在放学后到晚饭前的工夫找解飞玩耍。因为只要一到晚饭后，解飞就会被解应龙关上两小时，至于这两小时里两父子在干什么，他一直都不知道，

而解飞也从没告诉过他。

一直到解飞进厂参加工作，这个关禁闭的传统才被废除。

“老爷子在教我认石头，认他带回来的所有的石头。”解飞再次掏出那块小石头，“还有他烧掉的笔记本上那些稀奇古怪的名词。”

在解飞的记忆中，那是一段非常压抑的时期，每当吃过晚饭后，父亲总是会把一块块并不起眼的石头排列在书桌上，指着石头上那些丑陋的花纹和斑点，对解飞讲述一些枯燥的词眼。当然，解应龙并不是只给解飞看几块有限的石头，他时不时地会找一些新的石头回来，但在解飞看来，这些“新”的石头依旧丑陋，而父亲讲述的内容依旧枯燥。

一直到解飞13岁那年，解应龙的教导方法才有所改变，他不再讲述解飞早已烂熟的内容，而是让解飞对着一堆石头，分辨所谓的“好石头”和“坏石头”，倘若分辨得准确，解飞会得到一到五元不等的零花钱；倘若分辨得不准确，解应龙就会拿起竹尺，狠狠地请解飞吃一顿“竹笋炒肉”。

无论哪个孩子都是喜欢零花钱讨厌挨打，久而久之，解飞的零花钱逐渐多了起来，而挨打的次数也几乎降到了零。

解飞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因为她很早就去世了，据说是因为难产。

有阵子解飞常常会想，如果母亲还在，也许自己就不会被如此对待。而父亲之所以对自己这么严厉，很可能是一种惩罚，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生他，母亲就不会去世。

听完解飞的这番话，马寥一时半会儿还有些不适应，他在港台录像片上看过的某些情节居然发生在解飞身上。

“飞……飞哥，这可够玄的……”马寥终于缓过劲儿了，“龙叔打小教你认石头，会不会是什么绝活儿？”

“不知道，老爷子从来没和我说起过。”解飞盯着手中的烟头道，“要不是他失踪，我也不会想到这上头去。”

照这么看，在后山上袭击解应龙的和盗窃解家拿走石头的应该是同一伙人，而这两个事件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关键点——“石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伙人的目的并不只是要那些石头而已，否则解应龙也不会一声不吭地开车避祸了。



“了解！”马寥突然打了个响指，“不管是谁下的手，肯定是冲着龙叔认石头的本事来的，也就是说，龙叔是去避风头了。”

瞅着马寥那副滑稽的“周星驰架势”，解飞却一点也笑不出来，虽然现在基本能肯定父亲没有被人绑架，但他心中的担忧却越来越重了。直到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怨恨父亲。

在父亲严厉和苛责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些难以启齿的秘密。

嘀嘀嘀，解飞腰间的BP机突然响了起来，在周围安静的环境下显得格外刺耳，解飞连忙按下按钮，液晶屏上显示出一个号码，那是……厂保卫科的号码！

江山机械厂保卫科，办公室里，马德林一手叉腰，一手夹着烟，烦躁地来回走动着。

哐，办公室的门被大力推开，马德林一皱眉，转身刚要发作，却看见气喘吁吁的解飞和马寥，已到嘴边的呵斥立刻又咽了回去。

“解飞，你先坐下。”马德林指了指边上的椅子，从烟盒里弹出一支烟递了过去，马寥在一旁看得心里暗暗一凉。

进厂之后，马寥还没见过老爸给哪个小伙主动发过烟，估计他接下来要说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了。

接过烟，解飞并没有坐下，只是看着马德林，他的预感和马寥一样。

“一小时前，派出所接到报案，在工业区西边发现一辆着火的面包车……”马德林尽可能平静地说道，“车牌已经核实了，是采购科的那辆。”

烟卷被捻成了碎末，顺着解飞的指缝纷纷落地，马德林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忍，接着说道：“民警和消防队赶到的时候，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车里有一具烧焦的……”

“马叔，麻烦你带我去看看。”解飞打断了马德林的话。

“你先冷静一下，现在还不能确定那就是……”马德林试图宽慰解飞。

“所以，我更该去看看。”解飞依旧打断了马德林的话，眼眶已经渐渐红了起来。

马德林看了看解飞，又看了看一旁满眼哀求目光的马寥，微微叹了口气，拿起了桌上的电话。